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中央编译局文库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Library

#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

第15卷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 / 冯章主编.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 12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 / 杨金海主编; 15)

ISBN 978-7-5117-2451-9

I. ①马… II. ①冯…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文集

IV. ①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05977 号

##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

---

出版人: 刘明清

责任编辑: 曲建文

责任印制: 尹 珺

装帧设计: 田晗工作室

排版制作: 北京宏章文化发展中心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51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55626985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33 千字

印 张: 27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0.00 元



中央编译局文库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Literature

### 中央编译局文库出版工作领导小组（编委会）

主 任：贾高建

副 主 任：俞可平 魏海生 陈和平 柴方国 杨金海

委 员：崔友平 沈红文 杨雪冬 季正聚 陈家刚

赖海榕 郝卫东 张文成 刘明清

### 中央编译局文库出版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薛晓源

成 员：徐向梅 苗永姝

### 中央编译出版社文库编辑中心编辑小组

刘明清 薛晓源 谭 洁 董 巍 贾宇琰

冯 章 曲建文 苗永姝 邓 彤 盛菊艳

李媛媛 薛迎春 董 妍

##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顾问委员会

贾高建 俞可平 宋书声 殷叙彝 詹汝琮 张钟朴  
李洙泗 冯文光 赵家祥 严书翰 梁树发 郭建宁

##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编辑委员会

主 编：杨金海

副主编：冯 雷（常务） 薛晓源

编 委 （按姓名拼音排序）

陈喜贵 冯 章 黄晓武 江 洋 李百玲 李义天  
李媛媛 林进平 刘仁胜 刘 英 刘元琪 吕增奎  
马 瑞 苗永姝 彭萍萍 盛菊艳 史清竹 武锡申  
姚 颖 苑 洁 郑 锦 郑天喆 周艳辉

## 参加本卷编辑出版工作的有

曲建文 邓 彤 薛晓源

## 编辑说明

本卷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两卷中的第1卷，为总论卷。该卷共收录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性问题的研究论文22篇，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辩证唯物主义研究”，有10篇文章，探讨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辩证法和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及其理论背景、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第二部分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收入8篇文章。除了一篇是论述马克思的世界史研究论文外，其余7篇全部是关于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贡献和发展，尤其是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继承、捍卫和进一步的阐发。第三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和方法论”收入4篇文章。其中两篇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总的特质，另外两文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

为保持文献性，本丛书的注释尽量保持原貌，不作改动；但对原注释有错误或有遗漏的，我们尽可能查阅了有关文献，作了必要的规范和完善；对有些查找不到的，保留原来的内容和格式。

## 总 序

呈献给读者的这套《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丛书，旨在服务于我国正在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编译局编译的有关国外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成果，以及少量相关的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整理出版，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基础性的参考资料。本丛书计划出版 37 卷，三年内陆续完成编辑和出版工作。

编译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并对相关问题展开深入探讨，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中央编译局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研究的专门机构，历来十分重视这项工作。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编译局的同志们编译了大量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文献，也发表了不少自己的相关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曾经在中央编译局编辑的《马列著作编译资料》、《马列主义研究资料》、《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刊物公开发表，或在内部刊物《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列宁研究》等刊载。这些成果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研究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时至今日，一些学者仍然把它们当做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珍贵资料。

然而,随着近年来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深入推进以及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的快速发展,这些研究资料的留存情况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马列著作编译资料》和《马列主义研究资料》早已停止出版,很多人难以找到原有资料。《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等内部刊物刊载的文章没有公开面世,也难以为人们广泛使用;而新编译的文献资料又很零散。因而,希望中央编译局提供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的呼声越来越高。

为了继承前辈的事业,适应学界的需要,尽可能全面系统地收集整理中央编译局近几十年来编译的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以及相关的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央编译局专门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丛书课题组,并对该项工作提供了基金资助。课题组不仅在局内组织力量进行工作,而且争取到社会力量的支持。经过课题组同仁两年多努力,已经形成一批编辑成果,还将继续补充、完善并陆续推出。这套《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丛书就是这些成果的集中体现。

本丛书力求体现如下四个特点,这也是丛书编辑工作所力求遵循的四条原则:第一,保证文献性。本丛书主要收集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编译局刊物发表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编译和研究方面的成果,这些刊物包括公开出版的《马列著作编译资料》、《马列主义研究资料》、《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国外理论动态》等,也包括内部刊物《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列宁研究》、《斯大林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等;少量收集其他杂志发表的中央编译局学者编译或撰写的有关文章;个别收集与中央编译局长期合作的其他学者的相关文章;对所收商榷性文章涉及的其他学者的成果,也作为附文收入,以示对相关学者的尊重,也便于读者在阅读

正文时参考。收集整理这些学术成果的目的主要是为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参考资料，同时帮助人们了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进程和思想脉络。因此，本丛书所收文献力求保持其历史原貌，包括其中的人名、地名、术语、引文等，都不作改动，以便读者进行文献考证之用，只对个别错漏文字等进行校正，对于文中可能产生歧义的地方，以“本丛书编者注”的方式加以说明。其中读者特别应当留意的是译名、术语的不统一问题，例如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就有多种表达方式：原文版、国际版和MEGA版，其中，往往又以“老”、“新”、“MEGA<sup>1</sup>”、“MEGA<sup>2</sup>”、“MEGA1”、“MEGA2”等来区分历史考证版第1版和第2版。第二，突出编译性。本丛书所收文献中，以国外学者的成果为主，包括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思想、生平事业，乃至书信往来、工作生活等方面的研究文献，凡比较有资料价值的，均在收集之列。如上所述，国内学者的相关考证性成果，包括经典著作翻译、版本、传播、重要术语考据等文献，凡具有资料价值的，也一并收入，但这部分内容所占比例较小。第三，力求系统性。上述几十年来形成的这些编译研究资料繁茂芜杂，十分零散，使用起来很不方便，编辑整理就更为困难。为把这些宝贵文献整理面世，使之更好地发挥作用，编辑人员下了很大功夫。在收集整理中，我们力图分门别类，尽可能将同类资料按照一定逻辑顺序编排，使之呈现一定的系统性，以便读者全面掌握有关资料。第四，力争权威性。本丛书力争选编国内外在相关研究领域具有一定权威性的专家学者的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献。为保证文献的权威性和准确性，我们对文献的引文进行了校订，特别是对有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引文进行了原版原文核对，并对注释尽可能地作了规范化处理，以便读者更准确地了解引文及其出处。

基于上述考虑,本丛书的编排体系大体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经典著作研究,包括关于《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手稿、创作、版本、传播诸方面的研究文献;第二部分是基本理论研究,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政治学、法学等方面的研究文献;第三部分是版本和传播、编译以及生平事业研究;第四部分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每一部分包括若干卷。每一卷都有本卷编辑说明,对本卷编辑的思路、内容和有关技术问题作简要交代。各卷内容按照逻辑顺序进行编排,在此基础上再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各卷内容一般要作分类,并加分类标题,以便读者阅读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丛书是整理编辑已有的文献,而且主要限于整理编辑中央编译局学者编译和研究的部分成果,这就决定了本丛书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憾。一是这些文献中有的观点不一定正确。选编这些文献并不意味着编者赞同其中的观点,我们的目的仅仅在于为人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参考资料,其中正确的思想成果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借鉴的思想资源,而错误的观点可以作为我们研究批评的对象。例如,对有关马恩对立论的观点,我们是不赞成的,但为了让研究者了解、研究和批评这种观点,也收入了相关文章。所以,谨请读者在使用这些文献时注意辨别是非。二是这些文献存在质量参差不齐的情况。由于这些文章的作者、译者水平不同,写作时间、背景、针对的问题、产生的影响以及发表的刊物等不同,其质量也就有一定差别。例如,有的概念和译文在今天看来不一定科学、准确,有的文献曾经很有价值而在今天看来最多只有学术史的价值。在选编过程中,我们尽量收入那些分量较重、影响较大的文献,但为了比较全面地反映学术史的原貌并提供尽可能详细的研究参考资料,也收入了一些篇幅较短、影响不大但有一定资料或

史料价值的文献。另外，有少量比较重要的文献，由于作者或译者不同意收入，也不得不忍痛割爱。三是这些文献的系统性、规范性不太强。尽管我们努力按照上述编辑原则工作，对这些文献进行了分类整理，力求全面系统地提供给读者相关方面的文献资料，但由于这些资料十分繁杂，彼此之间的关联性不强，有的方面资料较多，有的较少，且发表的刊物、时间等不同，体例也很不统一，整理起来难度极大，加之各位编者的研究角度不同，水平各异，所以，每一卷书的结构、篇章、内容、观点等都不尽相同，其规范程度也不尽一致。对本丛书存在的以上不足或缺憾，谨请读者鉴谅；对其中可能存在的疏漏和错误之处，谨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丛书在编写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各个方面的大力支持。中央编译局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始终给予鼎力支持。国家出版基金将本丛书列入2013年度资助项目。中央编译出版社为本丛书申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并最终立项，以及为丛书出版做了大量工作。本丛书所收文献的译者、作者和出版者，凡已联系上的，均给予我们大力支持，同意使用这些文献；对尚未联系上的，我们将尽力联系，也请相关同仁主动联系我们。丛书顾问委员会的专家对丛书的编写工作给予热情指导，编委会成员和课题组同仁为丛书的编写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

编辑委员会

2013年12月10日

## 目 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6 年以前向唯物主义过渡时对“物质” 这一概念的反思	
〔德〕彼得·海勒尔 .....	1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直观性 ——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苏〕B. П. 卡拉茨基 .....	19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然科学研究	
〔德〕安讷莉泽·格里泽 .....	40
“有神论”还是“自然神论”	
〔俄〕T. B. 奇基列娃 .....	56
列宁哲学在 100 年后的意义	
〔俄〕维克多·特鲁什科夫 .....	64
马克思恩格斯与自然史和人类史辩证法的关系	
〔美〕劳·克拉德 .....	71

马克思的辩证历史观

(美) 肯·莫里森 ..... 81

恩格斯: 在斯宾诺莎与黑格尔之间

(意) 维托里奥·莫尔芬诺 ..... 97

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原则

(苏) N. H. 费多谢耶夫 ..... 120

“真理的彼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真理”

——论马克思从批判的哲学到对政治的批判的发展

(民主德国) 威·舒芬豪威尔 ..... 137

\* \* \*

1843—1844年马克思对世界史的研究是唯物史观形成的来源之一

(苏) B. Г. 莫洛索夫 ..... 148

1839—1842年期间恩格斯历史观的形成和发展

(德) 伊莱安纳·鲍威尔阿尼塔·利佩尔特 ..... 181

恩格斯和唯物史观

(苏) Л. Г. 戈尔什科娃 ..... 198

恩格斯晚期著作中的历史唯物主义

(西德) 阿·施米特 ..... 226

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斗争

(苏) Л. Г. 戈尔什科娃 ..... 233

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通信中的哲学问题

(苏) П. С. 塔拉诺夫 ..... 272

## 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与当代

〔俄〕И. С. 纳尔斯基 ..... 295

## 恩格斯对《新时代》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支持

〔德〕乌尔苏拉·贝克尔 ..... 313

\* \* \*

## 批判地认识辩证唯物主义的尝试

〔俄〕特·伊·奥伊泽尔曼 ..... 324

## 马克思的哲学和实践

〔日〕平子友长 ..... 373

## 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功能

〔苏〕B. 拉津 ..... 388

## 马克思主义自我批评的原则基础

〔俄〕泰奥多尔·奥伊泽尔曼 ..... 395

##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6 年以前向唯物主义 过渡时对“物质”这一概念的反思<sup>\*</sup>

〔德〕彼得·海勒尔

这篇论文的主旨是探求“物质”（或“物质的”）概念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中心范畴的形成过程。也就是说，这一概念在哲学上的重要意义在于以认识论范畴的形式突出表现它对意识的关系。

通常在习惯的、比喻的或口语的意义上对该词的使用不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所以对此只简略地提一下。

本文要探寻的是 1846 年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哲学基本问题的形成过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物质观的形成贯彻于他们向唯物主义过渡、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物质观作出新的表述的过程中。然而这种新的物质观是在这一形成过程终了时完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到那时为止所使用的“物质”和“物质的”等术语同这一形成过程本身并没有什么联系。它们直到包括《神圣家族》在内的著作中几乎都还有传统的、比喻的和口语的含义。“物质”表示“材料”、“事物”、“物体”等等。只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结合着“物质的社会关系”这一概念，我们才看到物质概念的新内涵。

有些例子当可证明，直到包括《神圣家族》在内的著作中（以及在形成新概念的同时），“物质”和“物质的”并不具有认识论的重要

---

\* 本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992 年总第 10 期。

意义：“难道革命一开始就应当以物质的形式出现吗？难道一开始它就是动手打而不是用口讲吗？政府当局可以使精神的革命物质化；而物质的革命却必须首先使政府当局精神化。”<sup>①</sup>“现实的精神”有着“实在的或物质的定在”。<sup>②</sup>自然界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sup>③</sup>。“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sup>④</sup>

我们因而遇到了两个问题：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哪些术语确立了他们的世界观和认识论的转变？其次，他们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像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先驱那样把物质概念提高到首要位置，反而（在起初）只赋予它以从属的意义？

众所周知，马克思是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向唯物主义迈出决定性的一步的。马克思在批判中运用了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的方法，让市民社会和家庭成为主语，让国家成为谓语，而这在黑格尔著作中却正好相反。确定国家的本质，不应从国家概念、从观念出发，而应从市民社会的现实的、经验的生活出发。黑格尔的错误正在于，他把观念、把“逻辑本身的事物”置于“事物本身的逻辑”<sup>⑤</sup>之上。马克思以费尔巴哈的方式把“经验的现实性”与“观念”联系起来。在对国家进行考察时，应该选择这两个极点的哪一个作为出发点呢？马克思选择了前者，因为是市民社会的现实生活产生了国家。<sup>⑥</sup> 为了对神学和思辨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48—4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26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9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第5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第263页。

⑥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250—252、275页。

唯心主义作出评断，费尔巴哈也用类似的做法把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生活联系起来。实际上，即使不借助“物质”和“意识”范畴，这已经是对哲学基本问题作出的唯物主义的回答了。

把市民社会规定为经验的和现实的，这就意味着对它的要素人也作同样的理解。这时，马克思的“自我意识”范畴已变为具有“实在的或物质的定在的”（物质的 = 物体的）“现实的精神”。<sup>①</sup>因而思维便成为同时是市民社会经验生活的承担者人的属性。“经验的现实性”和“观念”因而在人身上找到了共同的起点，找到了它们的中介和它们的相互转化。

经验的现实性、社会关系和“环境”在思想中得到了反映，而另一方面，哲学、合乎理性的思想的使命是要得到实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的一句名言也就是这个含义：“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sup>②</sup>

但是这一理论应当如何建立，是马克思从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时起就已在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高度上被压缩为这样的问题：人是怎样达到理论直观的，运用哪些手段可以使人的意识朝着革命行动的方向转变？1843年9月马克思给阿尔诺德·卢格的一封信表明，提出这一问题对于马克思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社会主义的原则，整个说来，仍然只是涉及真正人类实质的实际存在的这一方面。我们还应当同样地注意另一方面，即人的理论生活，因而应当把宗教、科学等等当作我们批评的对象。”<sup>③</sup>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20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46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416页。

既然理性从来就存在,只不过不是以理性的形式出现,那么,批评家们可以把任何一种形式的理论意识和实践意识作为出发点,并且从它们本身中阐发现实的“最终目的”和“应有”。马克思说“我们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sup>①</sup>我们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要斗争。“意识的改革只在于使世界认清本身的意识,使它从迷梦中惊醒过来,向它说明它的行动的意义。我们的全部任务只能是赋予宗教问题和政治问题以适合于自觉的人的形态,像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时所做的那样。

因此,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意识改革不是靠教条,而是靠分析那神秘的连自己都不清楚的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以宗教的形式或是以政治的形式出现。那时就可以看出,世界早就在幻想一种一旦认识便能真正掌握的东西了。”<sup>②</sup>

马克思虽然还没有看到促使人思考的观念的具体形成机制,但他毕竟十分清楚,观念只能是其社会生活的映像。因而,马克思自觉地与那些把人的意识只理解为自然的产物、把人和人的行为仅仅理解为物质的一种存在形式(如斯宾诺莎的“实体样态”)的17和18世纪英国、法国的唯物主义者们的观点持相反的立场。在他们那里,“物质”是对独立的、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运动着的自然界的称谓,而自然界又仅仅被看作是物质的、具有纷繁多样的主要物理的特性的自然界。(霍尔巴赫说道“因此,对于我们来说,物质一般地就是以任何一种方式刺激我们感官的东西;我们归之于各种不同物质的那些特性,是以物质在我们内部所造成的不同的印象或变化为基础的。……一切物质的共同特性是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41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418页。